

24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七

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宋學士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
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蒙之始習
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於遷固范曄諸
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
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
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探
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

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嘆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邠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商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

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諳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部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于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撮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為詞章靡不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

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後生中無志於斯也其將以
文鳴乎社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
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群書稱
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
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
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
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
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徵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
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
久之克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
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緝騷公召里諸豪集健
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醢酒開陳遂順禍福
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
君子鄉人 國朝有詔纂脩元史勒成一代之典禮
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
其功為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
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
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
難定於一公當詳言滯勝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

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厭者宰相辨詰公歷舉傳
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為祠部主事階承
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堯高麗王遣
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
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
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
君臣之義果安在邪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
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
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燧爾今聚更名必有
以也亟白尚書誌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燧為叔明所
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想故託脩貢以覘

朝廷之意

上叱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魯魯在禮部今何職邪對曰不過主事爾
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
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
寇戍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撰有中國一
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

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
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
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群臣咸見諸咏歌公獨譔賦以
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
獨曰此曾魯作邪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
驟至哉十又一月疾愈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
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
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
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竟死復何憾所憾
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舩翰為書戒之壬辰次
石政譚果飲棹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
酉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
子柩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
和人近之者温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
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飭其處家也
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
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浹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
且撫存其孤惇惟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

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
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
澹如也其出仕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
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
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
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藁其徒雖有所
輯錄猶未成書其自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
類藁辨誤藏于家他歲未脫藁當公脩元史時濂實
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家深
共坐官舍更拆互辨每至夜分嘆末學之空虛傷古
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輟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
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
其意蓋指公與濂也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
上儼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
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
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
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
稱為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
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
男二人長塾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兄後女一

人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氣化糾纏入
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
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為
十塗混其精捕兮彌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
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筭之陽神珠吐
芒莫自翳藏兮 大明麗天東帛爰爰蒐羅俊賢兮
袞袞鉞誅寓於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
經日維烝烝兮黼黻

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剛脩兮所積之說所發之深開陽
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閭閻邦之老臣兮媚學躑躑
其中朽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
傷兮其神上征化焉列星寒光晶熒兮下歟屏山馬
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誠意伯劉公行狀

黃紀善伯生

公諱基字伯溫世為括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
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
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
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
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
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

親徵之流而英特選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
聞闕書肆有天文書一快閱之明日即背誦如流
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
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為政
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
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
府委公覆檢案實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
家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讎江西行省大臣素知
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謹直聞後與華官議事不合
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浙儒學
副提舉為文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者
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
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字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
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
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飲累我族幾乎
悉去之公獨時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飲歌狂醉而
蘇時與京知者推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
孔明之流遂作天澤期之方谷珍天澤上省憲復舉

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
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黨屬
使誣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
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于
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游
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數
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歷帖里
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公發憤慟哭嘔血數
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門人密理沙曰今是
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邪且太夫人在堂將
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
橫莫能制山越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
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游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
以都事起公括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
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
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
中經略使李谷鳳翔撫江南諸道掾守臣功績奏于
朝時執政者皆在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

據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公事皆
解體勅書至公於中處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以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
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
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
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
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
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于計與
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
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
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
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
事在吾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
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
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問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
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
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

獨張目不...
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朝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討之計遣使饒城自昏達旦不赦公以為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城命公授方略公書紙授之

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衝放躡其後擊之可盡擒

也衆初莫肯信至某平諸所指進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澤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納降請茶
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踴躍坐胡牀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身富大表悲慟欲
即歸

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解
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軍友金華括
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
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
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
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
時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
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
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
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

上時使人以書請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
日公赴京進書德令廣州也德報氏入寇時曹國
公守建德德嘗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
自走進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
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
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
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
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仕誠據浙西皆未下來以
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仕誠自守虜耳陳
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
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仕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

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

以公為太史令六月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

有大將時來軍胡漢伐福建果賊爰他日公見

上為方欲制人公曰何為乎願止有血心止則止

上諭公... 得來之象... 宜有...

上遂留所... 公言捷至... 三日後...

上大喜... 臣皆震懼... 公密奏...

上宜罪已... 上臨朝... 臣果心...

上命公... 上大書... 公因奏...

上後之... 德勳... 上書稱...

上宜表... 上以帝... 公曰...

上領之... 陰事欲... 及發而...

書言... 上美事... 公平日...

上或... 上使...

上使...

上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

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湏得大木然後可若東小木

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

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

史堂中丞邁中丞章公濫奏定慶州七縣稅糧比宋

制畝悉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

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羨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

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

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能綱振肅而後惠政可

施也乃命憲司科察諸道無所避公案劾中書

省都事李彬梅汝璈等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

乃請殺其罪公不聽遂官責彬等行在

上從公請遷葬死則公家青新之禮是與李公大忤

上曰李公想之公乃未通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

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用公至京師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

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是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取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禍淺觀其人可知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輩將傾轅而破犁矣

上曰善之相無愈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深太深又不可藥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有前請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

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二月進封鐵券後賜諡五月

恩某年某月某日... 上仍以文答之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而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彙并已前奏請諸藥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嘗於

上既括間有燕地即談洋及抵福建界白三魁元末種民負賊私鹽豐熟方免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法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廷詣

上前而不先由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詠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為成案以奏願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初璉歸及奏

上時已初璉歸及奏

上曰既歸矣先之公入朝惟引杜自責而已先是楊憲
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
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
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
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遂白于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

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

十六日享年六十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

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

瓿集二十四卷寓情集四卷長子璉文集所遺文稿

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

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

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孫男三人為虎豹

孫女三人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

闕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

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略以為備德省刑折

天祚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請形勝要害之地宜
與京師聲勢相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
義形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
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
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膺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
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
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
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
下蒼生休戚為憂喜者即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沐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
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
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
居鄉里守禮義尚節操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
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
濂同出處有違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

俱以功在國難而公與來公之文章為當代首稱
云伯生居在國難預請生列與公子建仲珠相知最
深今公薨而建仲珠與建之子為請錄公遺事因
輯平昔所聞大畧為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
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
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參政劉公墓碑銘

蘇編脩伯衡

皇明有佐命勲臣曰誠意伯劉公既薨

上嘉念其功不寘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
官其子孟藻後一月兼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起拜江
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未三年竟薨于位十
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

上聞之嗟悼不已勅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為祭文命國
子生陸居敬致奠其子為等卜地里西石門嶺董田
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墓焉既而使來屬伯衡銘
其墓上之碑按孟藻姓劉氏諱璉字則孟藻也處州
青田縣人曾祖諱庭槐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祖諱煥

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

諱善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
國朝運守正文臣贊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曾祖妣
梁氏祖妣富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妣富氏封永嘉
郡夫人娶陳氏子男二人長薦次虎女一人適麗水
陳仔孟藻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過輒能誦後終不
忘年十餘為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師覽之有
愧色孟藻器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留

輦下也孟藻內事母睦宗嫻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
不中度於時永嘉為方氏所據鄉之群無賴子煽於
方氏將相挺為變孟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
滅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其統其年才十八耳誠
意伯以聞

上曰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于家也遣孟
藻上表謝恩召至榻前與語

上為傾聽而任用之意昉於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
見武樓下內出所製穎川傳友德等文俾持歸示誠
意伯別撰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朝謁無慮
八九至至輒無見

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為賢而極為

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嘗於

上曰朕聞之憂有地曰朕將何施而無餘我卒通逃洲
蕞也盡其往往墟壤為劫利爾其地庶幾人知
顧忌可其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關白恨甚及具
封事言郡縣豪猾吏孟藻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
愈益恨適有旨逮豪猾吏乃誅使誣誠意伯非法而
刑部尚書具雲等承執政風旨議坐孟藻賴

上警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監察御史
李鐸以

上旨來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即曰山書石室中索
從李御史赴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戒之
曰慎勿泄也喪葬事畢其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
來取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

上慰諭之曰忠孝哉其留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
服賜寶鈔三十貫遣之

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五十貫秋七月服甫除而考功丞
之命下考核平亭時譽翕然

上猶以為散地兼試監察御史風裁凜凜眷遇尤篤陪
祀圓丘被旨進勺無違禮者縉紳多之明日圓丘署
丞進瑞菓特詔孟藻與通政使會秉政作歌獨孟藻
所作稱旨未幾除參政出涖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

上諭來曰劉璉數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歷官著勳故委以重任也顯有異績且入中書矣衆乃始知

上於孟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稱其

江西也同官韓士原貪而苛立本儉邪而不知大體

孟藻一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決議不為俯仰雖出

語侵之不變一號一令忖度利病便不便而凌從違

造城磚厲民更其要約而倒懸以解督運吉安布粟

兼收而公私稱便淹禁囚徒克斥窮日夜之力䟽理

而囹圄以空此尤見褒賞於朝廷者也以此專使來

錫監丞參政命書方屬意大用之而孟藻憤立本專

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祿而天奪之乎堯之

日君子以其方嚮用而遽沒降年又不永咸涕泣盡

傷焉伯衡竊惟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

誠意伯之遭逢至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况孟藻能

篤而忠貞奮其材猷上結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峻擢

死蒙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世聞其風未有不欽

慕其忠孝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其志則大有其

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於斯哉今伯衡

以朋友親筆為銘銘也為得而讓之銘曰

聖德無疆... 君高子繼武而修焉

天子使君鍾粹美操記范倫不煩師教專筆成文美自
弱冠善謀善斷不動聲色制敵將變事期
當宁當宁曰嗟允矣肖子重其克家公雖退休心乎
宸黈上表上章君則奔走關門我我出入不何侍于
燕閒家人莫過上公通侯罔不恭敬曰父名臣宜子
之令柄臣憾公獨不已親因事返噬遷怒於君巧詆
深文異罔天聽君免于辜

皇仁且聖求公遺書詔使臨門迺膝迺奏獻于

帝聞皇欲用君君乞終制俞其請矣申錫楮幣祥琴既
御趨而造朝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宅鞍馬以莫不
賞其官再遷首尾三載君在考功有陟必明君試御
史無田不貞殿彼大藩豈無方伯徃參厥政微君孰
托有兵有民有錢有糧有獄有訟有紀有綱晝思夕
惟不遑啓處何利不興何害不去去害興利民罔時
恫頌聲洋洋達于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獎使者言
還君已長性命難謀斯而止乎茲不秉事樞以究厥
施年與材違

皇用慨嘆遺天祭之親御宸翰恩禮優渥終始哀榮君

考太史

皇明名臣苑瑛錄卷之八

學士承旨潛溪宋公行狀

門人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其先有諱憲者
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
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
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
至宋嘉慶初有諱輔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
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
稱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夫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
生稱之先生卒於七月即全為嬰死時年七十有八

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其說
二千言周禮書者百卷羅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
九歲為詩賦有奇語大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
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
四書經傳若平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
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瓜逐
行按之按畢舉信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
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即名師即有成爾乃攜入
城府授業于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
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
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
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
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
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文辭
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于先生曰舉子業
不足思景濂盡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
公博極經史學之末幾悉得聞真自是先生文章之
名籍然者聞夫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
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來明山中受

廉任者當是時曾伯禔為府君主家喪年踰八十
端嚴方正先生年甫二十有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
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
多參問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
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
日篤時柳文肅公賈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
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
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
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
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
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
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
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
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
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
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
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自布衣入史館
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
會世亂益鞫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

二十四篇曰龍門疑難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
等書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
作皆以斯道為已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
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
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適先生既
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
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
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
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
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為經倫類
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
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辟猶
飲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
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
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濫
俱見

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
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

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

言之而不倦

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

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
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
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
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
注先生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

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
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興讓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之書
君所先耳嘗侍

上語賈黃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者成雖
竭無傷也人心不同雖有金帛何補於國邪

上語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焚其民無牛
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
窮貧民貧則君何樂富精利於民實與非之要道
也三月先生以疾告帝詔遣家僕治乃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加馬先生上書謝恩後奉旨
皇太子勉以孝友本教勸教諸書無怠惰毋廢備德
進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
先生教吾子以言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大法變
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
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情書
上壽與群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
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
脩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時編序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
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欵
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
臣下先無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
屢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
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

上聞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于天子其人休符不
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災為是故也

上進文五以意深擅後得罪先生言曰文五雖固嘗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

國治民安鬼神皆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武梁好佛而吳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滌陽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裘冕何也先生對曰裘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惠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師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莅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教揚聞與之旨教以孝弟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

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為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

之達當知是不當知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欲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
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

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
年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愆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
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
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
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作
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
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
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柰何
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先生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備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
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

上禮部尚書... 禮見...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仍兼贊善大夫
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
人先生奉詔撰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及進
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

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
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于篤先生嘗侍

上後苑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夫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
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無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
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刑兼備兼備大明日月一
百卷書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先生總其要事朝
奏書新法五年五月乃成先生有以布衣沐非常之
遇等過誠以美而為... 上有所杜使... 禮部尚書...

內事者指以古也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奉觴即辭

上無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成賦辭

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危以賜先

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

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

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

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起令

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是年某月詔徵先

生冢子墳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

子遂除中書舍人

上時休職輒命題試遂與慎而戒飭之

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遂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庭當世以為

異事復以先生難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遷良馬賜

上親作馬歌後詔卿自咸作之以寵焉先生至感不
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可自効
萬一耳

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
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兼修人
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
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於如千頃
彼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

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所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宰相侍數日始
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

上聽厭其迂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何意者指其疏
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善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
忠事焉可深罪乎

上然然也而上覽疏中有足來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
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怒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

景濂之言或不誤者邪

上嘗是舉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講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予嘉鄉忠誠可貴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

上曰歲此將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廷問累矣及見太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遊歷觀閣蓋旋葉物詢諸儒至使舉得今日是始進
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
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
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
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
留朝七旬餘

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
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
上問遂曰爾父道中無恙否遂以手勸來幾復謂遂曰
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舊時爾父雖去其容
儀儼然在朕目中遂叩頭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吏靖
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

上之眷重先生不意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
恭既司制作之初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變夷朝
貢者數聞先生安否自奉得清溪集刻板國中高句
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躬然
自持似不解有者過人拜舉至天子必跪而首

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間何向
朝廷有大議聞聞引古今辨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
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
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
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平義
教人皆隨其質而道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
鉤距縱為所絀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
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
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囊求一字不
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愧謝日本使奉勅請
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却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
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也即欣然為之
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後學惟恐
弗及遠方來者被館而飲食之雖久不棄有小善必
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夏
之濯清風也天下之無大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
俊咸以先生為法如奉初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

參大政為御史之列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
夸於人以為幸奉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
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
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為大人長者及先生歸
上面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
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
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
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
或勸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
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
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開一室以靜軒絡日閉戶纂
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
為托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
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為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然
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土能作十餘字
皆可辨點畫人以為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
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
閣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
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
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實重辟

上念先生特降旌表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
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歛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
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塋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
山下其經紀喪塋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從也先
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
氏前先生一年卒塋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璣有文
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孫男慎愷恂懌嗚呼措自垂
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
童子無知即辱進教之親承化育于茲有年矣第懼
才質凡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
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
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
志人未盡知爰敢臬取翰林待制王公偉先伯父太
常博士諱濤君舊著小傳及同門友所作歷官諸
輯為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
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采擇焉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九

行省參政陶安傳

陶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猶深於易元季嘗試於有司為明道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秩滿避亂家居沉涵道藝賦咏自樂若將終身乙未夏六月

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安見

上狀貌謂諸父老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生

矣

上召與語時事大悅安因獻言方今四海鼎沸安撫無
爭攻城屠邑丞相長雄無其志皆在于安至事取快
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

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
行吊伐首取金陵以圖王業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諾授安天下興國翼元帥府令史丙申秋七月己
卯朔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以安為員外郎留參幕府從克金陵會丁
母夫人憂服闋授行省都事尋陞左司郎中贊畫之

功良多

上既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四人者何如安
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
如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癸卯黃州平

上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逾安者遂命知黃州至則寬
賦稅省徭役民悅服之改桐城令季孫知饒州持方
征伐急軍需安勸諭率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道
聞寇至攻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俟援兵至擒其
衆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脅耳未

何教之由是民皆得全四境以寧

上嘉其功銜製詩以示褒美遣使往勞明年入朝命復
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
首召安為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事多所定擬御
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戊申

上即皇帝位建元洪武春正月詔脩大明令公為議律
官是月辛巳安與中丞劉基言於

上曰適聞倣元舊制設中丞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
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廻
樞豈能達哉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吏事未多所宜
尊禮師傳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
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

上因謂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
其職老成舊人勲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兼
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專賢之道輔導
得賢人各盡其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
璧不以付拙工於是李善長等兼東宮官乃論曰
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謹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

皇太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在位者
貴泥於安佚軍旅之事多急而不務一有緩急則知
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上一日御東閣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使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
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
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此論深有契於予心古
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為
所惑自非有豪傑之士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
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諸侯諸侯急於功利者多
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
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
過夫秦蕪戰國之餘弊又安得如此二月壬寅朔中
書省臣李善長傳獻通安等進郊社稷廟議其國立
之議若曰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郊冬至則
祀皇天上帝於圓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歲祀其

方立之議者曰今當以經為正擬以今歲孟孟正祀
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其宗廟之議者曰
今擬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
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
於高祖廟其社稷之議者曰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
上戊日皆從之安又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
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素冕社稷等則
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時有御史言安隱微之過
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
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
命黜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
容之

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蟬露長良苗者必芟稂莠
任正大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飾以不信而
後進其夫謂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
乃為此安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灰及其未成而撲之
則易為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無之某年連江西行

唐虞湯武之法，是以安民之術，所以濟世。而
不為無定之有法，軍民皆然。得推
恩惠，其親父父，而無親。其親母母，而結親。使夫八
十年，安有疾，既劇，猶草時務。于事主之，是月成，成年
于官

上聞之，哀悼，親為文，遣使祭之。時年五十九，事載

國史。論曰：自古帝王之興，伐暴救民，以安天下，雖其
智勇神機，勤有是，暑要之，艱難革味之初，人心未定，
所以啓迪淵衷者，亦不能無賴於英雄豪傑之助。若
董公說高帝為義帝發喪，誅無道秦之類者，是也。然
我

太祖之興，比之漢高，抑又過之。蓋胡元入主，華夏百二
十餘年，濁亂已極。我

太祖出而順天應人，用夏變夷，當時奔走禦侮，推誠効
力，如徐鄧湯常李沐諸公，勲業烜著，然謨謀帷幄，自
誠意伯劉公之外，如秦政陶公者，亦不可多見。方其
避亂家居，賦詠自樂，若將終身，其與耕莘釣渭同一
揆也。及其過我

太祖乃能審識

真主，首從，表裏，因說以事，伐無天，下為心，一見之頃，兩

言而舍不數年間刑平僭亂驅胡寇於漢北以復中
國帝王萬世之業其視鳴條牧野之役夫何異乎然
則董公之說不足言矣曩嘗得公之文集於當塗縣
博張祐獲觀永樂間行部侍郎劄及所遺書蹟及姑
山宮贊費先生序語因類萃成篇庶幾一覽得以仰
見明良相遇之感焉

文淵閣大學士朱公言行錄善

楊尚寶庶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仕至文淵閣大學士
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
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
是孫他日必為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
居鄉里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之
傳為己任著述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
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
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致再鉉撰墓誌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為當州州守張侯
憲中延公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放大
府以名聞于

朝授職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師

廷試第一授翰林備撰尋遷學士制誥逾年以家
屬不完請養還東公略無愠色方且日賦詩文有遠
海集未至遽歿

賜還鄉語于進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租所
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

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旨校
文禮闈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是年
九月遘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達掖詣

闕上訴蒙

上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鄉人望見有星如虹
墜於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日計之
得九十日墓志

國子祭酒朱先生墓志銘 訥

劉學士三吾

國子祭酒朱先生卒既葬哭吊居數日博士吳守德
持學正朱維善所狀先生行實來曰先生嗣子麟疾
在膏肓不得脫以請遂將歸寔謂之朱寧祥惟翰林
兄長善子先生為同舍故懇銘焉尚憶走始末時會

先生於春時先逝曰吾者與諸友吾為弟弟亦不無
何而親之似也相與感嘆久之嗚呼先兄以後至元
丙子入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纔兩歸江南爾在監
合法以同時為兄弟以兄弟相知為世契則于先生
忍銘不忍銘按狀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衛
之山陽人後徙清家為兩世繇勉恩贈嘉議大夫禮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諱德仁其曾祖
贈中奉大夫河北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京兆郡公諱宣其祖官中奉大夫陝西諸道
行御史臺侍御史贈推誠秉義守正功臣通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魏郡公諡
忠肅諱崇祿其父忠肅在元時數歷中外四十餘年
五持憲節逮事七朝豐功盛德所以熏後衍慶神道
碑紀之悉矣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持重不
妄言笑齒貴胄館以來所師宗工碩儒月開日益卓
然有成擢科登仕為時聞人中經繹騷乃被褐懷寶
以自韜晦

皇明受祚徵諸公車召見次有言動聽洪武之十三年
也是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盡部靡寒學者如客
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物文昇僧道錄司領教事者

十有六通稱學士而無稱上意地惟翰林學士奉議
大夫俄陞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有所稱拾會建
太學成中外咸貢學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選
悞師生相奸教尼不行宸衷簡注擢為祭酒陞朝列
大夫以釐正前弊

上自製誥詞至以尚父興周八百儀之感惟春遇所以
提挈鏗磬不遺餘力師道既立

皇心載寧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卒三天下之二而龍
顏魁選博在大學大被賞遇一日有疾

上道中使致諭其略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
已之幽德脩道教入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
也天章下賁光輝儒紳恒為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
工至命繪其像肖焉喜溢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麟
宅望江澤特勅召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類此
才倚之以棟梁我道稽式諸生也不謂得疾旬日遽
不可起病也尚醫來治卒也遣官致祭其文悉

上所自製故事文巨細品無給賞費者曠典之舉時自
先生斯皆異數也看嘗飲食恒在廟房未始一宿于
家及是疾革麟等托諸監官懇請其還屬麟曰是何
風雲氣兒女情多况在丁祿兩祭齋戒中耶至是

濟寧府流弊歸一不口及家事及家義地為二是也
三日春暮時也嗚呼先生以八歲之年當易箚之際
而風雲為氣不少來寸柱兩祀始終齋戒是持非其
平日操存有所謂能方寸不亂若是哉可謂真大矣
夫取其平生所集先世碑銘傳曰紀德錄一集所
自著述曰西隱集十又七卷既號西隱復別號所居
別業曰白雲茅屋有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
名鉅詩君文讀一二過眼能記隱不減少時今皆已
矣生以元至大辛亥十二月四日卒以今洪武二十
三年春壽八十配康氏先卒子三人長衍祖即麟擢
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主盟江濤突復祖鄉邑訓導
次安祖女一人在室孫男三恕慧懋女孫四曾孫男
女各二皆幼臨登極時

上再遣祭舟車之費一出乎官可謂生榮死哀也已銘
曰銅臺世家忠肅公挺生賢嗣遺時雍身逢堯舜接
夔龍代言文淵掌辟靡感惟

皇上倚注隆率先條約有美勳風雲義舉冰霜義行
六館諸生集金石文章錦繡胸蔚為海內諸儒宗卷
髦多士振文風棟葉斯遺伊誰功夫何一疾速雁凶
至尊為之側淵泉在壑遺風在禮堂年登八十善考終

歸寔祖德無疆萬世永光

吏部尚書陳公遷居德清

余奉 詔纂脩 文獻通考

太祖實錄觀自啟癸卯歲定陳氏彭蠡之戰至動星象

衆庶咸見而四方高傑之士雲合響應輻湊而爭趨

之雖湯武之得士未能如是何其盛哉至歲甲辰即

王位而溯江取次平若廣信陳公備

太祖之尤注眷者也是以首擢理官講畫律令崇寬厚

而省繁苛復倫要而熟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知

有一統之制作由此始焉繼而又謂兵刑之大者也

唐世府兵之制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擢公兵部郎

中而所以任將帥養士卒得內外相維之體兵農相

資之意遂為萬世之法而公之昭顯成德益以著焉

太祖初即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墜塗

炭尤甚大將多練兵屯田其間非公莫可治也遂擢

濟南知府居二年而政成

太祖嘉之以天官六曹之長而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

公是宜擢拜吏部尚書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

易制事繁簡責賤殊數遠近寬嚴課功覈實賞錫黜

陟之類皆公啓之未幾卒于位繼之者莫能移易也

子嘗謂

太祖之治天下也其事有緒而若素定於欲欲之中誠所謂天授之者而一時勳舊臣高才碩德道全方備皆非近世之所能髣髴其一二者也於戲盛哉今尚書公沒四十餘年始得其子九成為之狀求為之刻辭于石按狀陳氏自彬始有聞于信之弋陽生應隆應隆生文光號南隱贈迪功郎生萬里字德甫號梅間任信州路歷山長教授贈黃巖州知州生三子曰誼曰天驥曰敏學字志仲號亦梅官至平江總管府治中生弘字仕遠蔭韶州路乳源縣主簿公之父也母張氏公生至正辛酉九月十九日沒於洪武辛亥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又一妻梧桐塢夫人楊氏今年九十餘公沒二年九成奉母隱居于桂徙南寧今家于貴縣之郭門有子三人曰鏞曰銘曰鐸鏞之子璉銘之子瓚鐸之子獻為之詞曰廣信之山龍虎鬱盤弋陽九華連峰嶺岫篤生偉人達時經綸著所宜歸乘運躍鱗聖人好生明刑飾法與定章條惟存欲恤制兵之宜因仍歷世寓巖講武經久無弊山東初下兵民雜居未輻皂蓋往來撫綏期年政成歸掌銓衡平均四海位冠六卿我細石室用纂六經敬服德

業副其聲稱著之簡冊復為此銘邦家之光閭里之榮

戶部尚書郁公神道碑銘新

同前

國朝復先王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長舊典裁成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兼新故大小之臣咸稱職業班班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多賢亦國家深仁厚澤有以積累克稱天心也嗚呼豈不盛哉乃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進士為中書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時引選官居前講官不避即顧問可否輒以直對一日見鳳陽郁公於

儕衆中資貌瑰偉音吐激暢威儀整齊知心異之

上果賜名新即命戶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內幣賜于內直所與文淵閣相通也會嘗與議論練達經歷久相善也未幾公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是一歲分為十二故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起授嘉議大夫戶部侍郎每奏事庭中玉音顧問天下地里陰陽戶口漕運之數民間利害無巨細皆響應無所遺謬在庭之臣莫不以為難而譙然每事咨度其屬能者未嘗以精緻自多名位者高入又莫不以為難及考滿遷陞尚書蓋寬大得體不為鎖骨按察

善大夫喪母時雖屬喪家至者數郡蓋公平生慷慨急於義饒財而好施事禮備至雅志喜交游不為冷熱變親戚有急難不避治家有法無理微密而不傷於繁雖國家能由成人才如公之才亦可謂難能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于官

上賜棺斂祭之為素服報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為榮公本蘇州吳縣人曾祖和祖仲瑜父德字銘本母氏祖父以洪武初遷鳳陽公隨而家焉公娶嚴氏允善理家公於家事不以為言而井然有條無不舉公生至正丙戌正月十四日年六十子彬字孟文將奉公之柩歸葬于鳳陽臨淮公嘗託予銘其墓而神道之碑亦不可無刻也乃序而銘之詩曰泰運肇開賢彙生巨細咸具勲業成有奮布衣位六卿寬裕強敏豈惟承有善不伐責已盈人道不惡天所矜有崇斯所其永寧

翰林學士劉三吾傳

劉三吾名如孫三吾其字也別號坦坦齋以字行系出宋楚國公之裔世為茶陵人大父平楚父茂翁皆宿學兄長吾以上合教宜庠有吾登庚午進士令臨武元末俱死節三吾美黃髮有雲鵬海鶴之姿性資

警絕文藻天縱方其未遇也以志節自厲而無悔悟
自娛著表忠發微正氣諸書知非化鶴諸集流寓嶺
南十有四年始以鄉貢辟為廣右掾當壬辰癸巳流
離飢謹之歲與范翁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雖在擾攘
不廢文墨及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召名儒三吾愔然應聘而起
日與宋濂詹同孫黃輩侍

上左右眷顧特降

朝廷設科取士三墳四書經義論詔誥表判策三吾
多所刊定因著學業啓蒙嘗被旨考正周禮纂書傳
會選及諸功臣神道碑銘多命三吾為之屢典文衡
克讀卷官某省有進嘉禾者三吾時侍經筵首進嘉
禾賦其辭曰

皇上以一心之和形而為庶徵之和年穀順成靈貺昭
格天人合應遠邇騰懽蓋聞水陸草木之英為瓜為
蓮所茁必駢所毓必雙矧是嘉禾為五穀之長文者
異本而同秀質者同本而異秀是謂仁卉其莖當耀
芒而森森鋒起其穎當結實而穎穎珠明莖之森也
日出瑤空漏萬頃黃金之瑣碎穎之結也露下璇室
連一色碧玉之晶熒蓋天惟發祥故特以是兆來歲

之豐稔地不愛寶故以是開萬世之太平也茲祥也
其在成周則異畝同穎于地為陶唐其在炎漢則一
莖九穗于地為洛陽信地利之所鍾在天意而靡常
往聖有德必於往聖而感應今聖有德必於今聖而
闡揚聖莫聖於

大明朝之君靈莫靈於今

天子之都廬嶽效靈僊醫進劑

聖躬奏效于萬安國祚永綿於周世嶽靈假昔者而有
言謂自今以往國家祥瑞種種相繼信斯言也宜郡
國所奏之禎祥前後不一至而至

皇上曰噫我茲開國不尚靈異惟民之安年之豐乃為
朝廷之盛事祈禱嘉禾惟穀之精其大盈箱協種殊
莖昔生周朝今生明廷獻之廟堂以昭祖靈則以是
禾昭格有廟者以生民命脉之所本有國生業之所
自也既告宗廟乃敕太官飯抄雲子供入御餐所以
必熟而薦者不敢虛其賜必昭受上帝也自今以始
獲之程程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此又可見嘉禾之祥為豐年之兆而詠歌於良耜之
什也抑茲祥也其在唐宋必付書史館必繪而為圖
今國家不圖之圖而圖以九州四海一黍麻雨露之

區不史之史而德澤在人心芳馨在史冊自有千萬
世口碑之紀遂為之詞曰天心降祥兮萬宇萬和地
靈效珍兮所在嘉禾自今國其有年兮維此之瑞不
厭其多斯豈不愈於漢廷赤鴈之賦芝草之歌洪武
二十年二月甲辰

上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欲自為註
三吾時為左春坊贊善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

靖江府右相李公墓誌銘質

陳侍郎璉

公諱質字文彬號樵雲姓李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宋
季有仕于德慶者因家焉公生穎悟有大志蚤知嗜
學經史子集無不讀讀輒記憶既長遭元季多故與
時落落不合遂家居不出日與弟文昭放情山水以
詩酒自娛居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公起構義兵
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依戴推公入守
之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
賴之以寧時據鄉邑者多剝殘恐公嘗戒麾下非

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未獻本給衣糧繼之家雖富
饒急於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
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
中羊城孫仲衍王彥舉皆聞風來歸及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章廖
公永忠參政朱公亮祖總師至公遂散麾下全城歸
附總兵遣使入奏 上嘉公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賚
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越明年己酉轉都督府斷事
階奉訓大夫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
子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階奉議
大夫尤慎於刑獄盡哀矜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適
中為

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念厥地素重號稱
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往綏之即拜公浙江
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首
以承流宣化為已任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
舉遺賢卹民隱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居三年惠流兩
浙厥績以懋聲聞于上

天子念公老召還致政于京師嘗入見賜坐便殿訪以
時政得失直言無隱上益重之八年乙卯冬十月復

起為清江相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勅獎諭甚至公
益思竭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因奏乞歸省先隴
上可其請王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藩憲元僚與府中
官屬宴餞滿江之滸人莫不以為榮後王坐事去國
公隨終焉公美風儀性孝友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
極顯融情素冲淡暮年尤工於詩有燕雲集若干卷
生於元延祐丙辰三月十一日卒於洪武庚申閏五
月 日初權厝金陵聚寶山後 年 月 日歸葬
鄉之清秀里布山之原祖廣孫累贈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父熙春累贈中奉大夫浙江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祖妣孔氏贈淑人妣林氏贈夫人公凡三娶先梁
氏次石氏俱贈夫人汪氏封夫人弟文昭學識優長
隱德弗耀子四人恒震復熙皆知學好禮惟震有詩
名孫男四人公瑾公瑜公玠公玖女三人孫女二人
次第公之行實來速銘者即震也於戲自元綱解紐
海宇兵爭乘時奮者莫不剝下自封樹威肆毒少知
推一豪為利人事公能仁其族屬以及於衆視彼之
暴豈直相千萬哉及一時與公全城來歸者鮮克有
終惟公踐歷中外官至卿相忠義著朝廷聲名滿天
下勲垂竹帛德在人心五福備膺子孫蕃衍非先世

積善之深公存心之厚何以臻是哉銘曰巍巍李公
世為越人積善既久鬱而未伸族大而蕃實自公始
值元鼎沸保障鄉里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好賢
誠出肺腑聖明御曆威聲四夷公散其徒全城來歸
帝嘉厥誠錫以祿秩尋陞秋官克殫忠赤後泰大政于
淵之中威德交敷聲聞上聰致仕于朝出于寵渥時
有敷陳多所裨益逮居相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此
志則完之身云亡之德弗替慶流綿綿式延後裔清
秀之里布山之阡勒銘貞石垂美萬年

中憲大夫贈翰林學士胡公墓表 胡文穆公廣

嗚呼先公棄諸孤三十有六年未克以表于阡將無
以昭著先德夙夜是懼用敢述言行以刻諸石先公
諱壽昌字子祺世居金陵始祖公霸南唐吉州刺史
子勝避地廬陵之鄉城因家焉七世祖宋資政殿學
士忠簡公銓銓子泳宋右承務郎泳次子桀宋兵部
尚書桀子煌煌子文彬宋南郡文學徙居邑儒行鄉
子敬之宋備職郎又徙吉水之大洲子諱震龍字起
晦宋宣義郎子洪範宋國學上舍生先公曾祖也祖
諱元吉字鼎亨究極群經不樂仕進急義好施以德
行林考諱松字亦高號貫齋博學有隱德嘗一試于

有司輒就引遞探索至奧以造其成妣夫人韋氏有
賢行先是未有子嘗禱于神大父夢巨星墜于舍也
而生先公時元至順癸酉六月八日也生而岐嶷稱
長端重如成人大父尤鍾愛從龍元同先生受學於
邵城事師為學日謹不懈深為龍先生重龍先生沒
再學於莘樂吳先生卒業于門先生尤篤愛事親至
孝親疾侍湯藥日夜不解衣帶親喪哀毀幾殆諸父
相繼沒力疾以營喪塋撫諸父弟妹長為畢婚嫁元
末兵亂避于洪歲壬寅

皇朝兵下洪先公偕豪傑迎王師遂分兵趨吉安初偽

漢右丞鄧克明降以其眾從征吉水反奔回新淦

王師追之弗及獲居民男女萬餘指以為從賊欲盡
戮之先公言於軍帥曰此良民也非從賊者不可殺
軍帥愕曰有是哉訊之果良民乃盡釋之民賴以活
洪武元年州守費震辟為郡文學
春詔入京試
吏禮二部選十八人次名第八明日召廷對適太史
奏文星見

太祖喜親擢十八人為監察御史先公首上書言都陝
其畧謂天下已定鴻業已成國家大事莫先於建都
夫咸陽乃邦畿千里之地山河之險固日壤之膏腴

光嶽之氣全寒者之候正自昔成周漢唐得以措
撥於悠久者也天下可為都者凡四河東地勢高厚
跨有西北控制蕃漢堯嘗都之然其地隘塞汴梁北
界黃河南臨江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阻可
依洛陽周公嘗卜之矣周漢嘗遷之矣然嵩邱諸山
何若毅函終南之險瀍澗伊洛之水何若涇渭灞澇
之雄故得天地之中據夷夏之要漢關中若也可以
永郊廟之享可以綿子孫之祚莫關中若也可以居
重而馭輕可以強本而弱枝可以頓天下之兵可以
聳諸侯之望舉莫如關中也臣聞居中而制外者易
居外而制中者難

陛下以難而制易者何也實天以授

陛下也夫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江南之喉襟

陛下肇基於此中國迎刃而解誠得乎天命之全吳晉
宋齊梁陳得氣運之偏不能制中原而中原制之者
中原有人也中原有人則金陵之勢僅足以據有江
南中原無人然後可以控制天下今大寶已歸正統
斯建正當上合天心下符民望願移江上之龍輿永
鎮關中之大業臣職當言路天下之事固將次第言
之而獨以此為先者蓋觀古之聖帝哲王創業於悠

夫莫不以是為善也蓋能與言以善也

陛下圖之書來言怒天下人皆

太祖嘉悅時廣西初定擇人按漕先公與御史王季本
被召入對稱旨遂除廣西提刑按察僉事二公儀表
魁岸及陞辭

太祖顧謂曰真可惜服蠻夷至則出臨諸郡敷宣德意
撫察民隱不事威望務存大體嘗錄囚有疑獄必平
反之恒語吏曰人命死罪不復更生罪為當無憾不當
則莫究無窮嘗求其當恐猶失之過況不求乎由是
所活者多時征徭夫實令憲官監收以羨為額先公

監處視舊獨無增廉使舉他郡例為言且恐并得罪
先公曰實無所增有罪吾獨當之不敢虛羨以病民
後亦無事民竟受惠融州真仙巖多碑刻元祐黨人
碑尚存即擊碎之六年調知彭州初灌縣都江堰自
秦李冰為蜀守鑿堆以分江水灌溉成都田畝歷代
相沿備治兵亂堰廢民不得耕田野荒蕪先公以備
堰興水利為言達諸省府咸不樂反復詰難欲沮格
不行先公曰所利於民吾何恤乎乃再三言便辭劃
切轉聞于朝命始下省就委先公得命亟集丁夫伐
木萬五千有奇竹十九萬八千有奇縛長木為三脚

架鏡上而澗下束短木於其腰載以竹筏豎置於江
口中水中表裏二重大小九十餘坐復架長木於橫木
之上壓之以石制其動搖却立順水木於三脚架外
又排立水竹於順水木傍布以竹簟並以萑葦實以
沙土牌斷江流乃用工陶洗積淤以竹編籠狀若長
蛇凡千三百餘實以沙石包護堰岸重疊三層以分
水勢前高后低隆然下垂名曰象鼻用木三千餘橫
從錯綜交串其面又用木二千餘削其末自上擊下
貫穿聯繫使無衝決脩築都江及大小釣魚石門侍
郎口寶瓶口顏上等堰岸以丈計者凡二百二十有
八又作護水堤二里脩堰畢放水循渠下流灌溉成
都田畝克足公私皆喜前代脩堰鑿石甃城欲其固
練油灰膠其縫治鐵扁鍵其中又鑄鐵柱鐵龜當水
之衝以鐵為臣作交系於鐵柱之上春夏水泛旋見
衝決然糜費錢糧動以萬計先公計於每歲農隙水
涸之時如前脩治則官不費財民不費力而沾水利
者亦樂於趨事為文記之後一守先公之法又脩彭
州彭口諸堰當堰廢時城中鑿井四五丈不見泉屠
民炊饌取水於十里外朝夕厭苦及是堰成引水旋
注鑿井即生水民克負汲之勞四石流通勸其開墾

教以樹藝先是民稅僅足給官俸後歲增數倍地
荒州多暴骨命徧收瘞之一夕夢人羅拜堂上為疾
三年專務德化視民如子獄無一囚庭有古槐數十
株其半已枯至復榮茂鵲來巢樹間去地數尺馴擾
不驚及去鵲群噪連日九年陞延平府吏有不檢
者望風去比至臨事神明宿弊悉革解後有淫祠
前居者數見有怪避舍別所或以為言先公曰非祀
典神何得處此遂毀其祠屋而居之絕其妖妄作興
學校脩先賢祠表章延平李先生之學獎勵生徒多
底于成甫暮年百廢具舉奸宥屏迹政化大行會有
大星墜閭光芒照室家人咸驚已而棄諸孫實丁巳
夏五月十四日享春秋四十有五先是偶得疾日視
事不輟或勸令少休先公曰一息尚存豈宜自逸期
日坐廳事署案舉手告同僚曰今日與公等永訣
矣言訖而終同寮遽抱持號泣士大夫莫不傷悼市
人無老少皆哭雖武將悍卒咸感動嗟惜為具棺殯
歛給驛傳送柩還家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卜厝于
縣南黃土嶺白竹塘之原後有松生墓側圍如車蓋
覆于墓人以為陰德所至云初娶太夫人晏氏元獻
公之高生一女先卒再娶太夫人吳氏考諱師尹即

莘樂先生元進士永豐縣丞家世官族太夫人生二
男三女男直與廣也女長適永豐劉子仍次適黃志
崇次適徐崇威宿州知州幼適解與高孫男四人種
穆樂德女五人長適劉誠餘在室曾孫男一人善商
先公居鄉黨治家理動必由禮雖一飯未嘗不敬對
人無疾言遽色有犯必較重義樂施甚於嗜欲有孤
弱者矜憐扶植不使失所故仕宦所至多惠愛凡有
利於民者盡心竭力不辭勞瘁俸入以周賓客服食
無華靡取適可而止歷官數任不隨一僕所處蕭然
無異平時暇則賦詩暢懷寄與高遠胸襟灑然無所
凝滯與人言惟以忠孝廉讓醇厚誠敬為先故當言
路傾竭不諱歷揚風紀持憲公平典領州郡盡心撫
字懇懇愛恤吏感于德民懷于仁棄諸孤之日無一
毫長物惟圖書數卷遺田園僅可營衣食有文集詩
集若干卷於乎小子廣生一月先公宦遊不幸七年
而孤賴太夫人長育教訓惟不肖無以自立不能顯
揚先德今幸際遇

聖明竊祿于朝荷

天子推恩崇加褒贈宜有所表見於世謹述其世譜及
考先公德行其常聞太夫人教言撮其要以揭于阡

庶後世子孫瞻仰先公之德而興其孝敬之思者有感于斯焉

翰林待制王公墓表律

鄒中允緝

大明受

天命掃清群雄奄有區夏元氏既遠遁于沙漠獨其遺孽梁王把都竊據雲南地恃其險遠弗遂臣服屢遣使往諭之輒殺使者拒不從命

太祖皇帝終欲以德綏懷之洪武五年正月乃復遣翰林待制王公持詔往諭焉衆皆謂公文學詞臣不宜遠蹈不測之境而公辭色慷慨即日就道既至雲南見梁王諭之曰

大明受命統一疆宇

皇帝聰明神武作君萬邦內外大小罔敢不服惟爾西南僻在遐遠未被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宜順天道奉圖歸職方否則偏師南指坐見夷滅矣梁王聞公言頗感懼然辭令涉遠有違使至雲南聞其納我使怒責梁王使遠使公梁王初不肯後不得已乃出公見之公慷慨言曰天實訖汝元統我明代之汝如增人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誓為國死

終不為若屬遂被害時六年庚子十二月二十四日
元年五十有二公既沒後八年夫其孫平雲南樂生
敗死遂郡縣其地又十有五年其子紳任為成都府
文學乃往求遺殖不可得因訪其諱所製神主以歸
將奉公之遺衣冠以葬志弗獲而卒永樂五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其孫孫始即青巖里象鼻岡奉公之禱
主葬焉遵父命也公諱禕字子克金華義烏人祖失
澤考良玉皆仕元為學官公少從學於侍講學士黃
公潛其為人長身山立屹然有偉度

太祖皇帝初下金華聞公名遣使召公一見甚悅即廢
以幕職未幾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遷侍禮郎兼
引進使除起居注出為同知南康府事及

太祖皇帝即大位召還議禮以不合意復出判漳州府
二年己酉詔脩元史復召公還與翰林學士宋濂同
為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脩官預教大本堂公既為

上所知甚見禮遇嘗謂浙東儒者惟卿與宋濂耳公凡
所修書皆有善政其在南康嘗兵革之後人民逃
散有不一庶事皆草創公披榛莽剔瓦礫以建府
署繕屋安廢疾而安轉之民由是稍復其故又收禮

美善也美而廉德之獲除毒惡理廢壞都以其集
成至于今思今其在漳州府亦然其於史職雅擅其
長裁繁剔微公之功為多及教大本堂尤盡開導之
益

上每有對必賜坐從容宴語久之而後退性剛直於人
少許可人初見之若不可即及一言合意即傾盡無
所靳少時嘗遊元都翰林張起巖危素遠者圍等雅
敬重其才列薦之時元政已非公一獻書闕下不報
即南歸讀書以養其親公問學深粹博覽經籍貫綜
百家與胡翰宋濂俱以文章名江南三人之交相上
下而公之才氣尤雄遠其文章簡而嚴深而肆跌宕
閎偉卓然鮮儷蓋自宋元諸君子之後所以振起斯
文者公與胡宋二人實為之首也公之字問文章既
以不可及而其死忠大節復炳炳然昭如日星不可
遏如此嗚呼公可謂無愧於古烈士丈夫矣公之忠義
在人心其行實具國史而徐復欲有以表揭于阡者
亦孝子孝孫不忘其親之心也公娶何氏子二人續
早世紳仕為國子博士卒孫男五人穆棟徐稔雅文
三人平生所著述自有集行於世皆不論獨叙其大
者于此使以告其鄉之人

君諱紳字仲縉姓王氏娶之義烏人其先本太原祁人五代時有為節度使曰彥超者始自會稽徙義烏宋時有諱固者嘗從學於安定胡先生登皇祐五年進士第為因陽令以卒邑之有科第蓋自固始也南渡後復有典方州積階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子孫自是世為仕宦家君曾祖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祖良玉常山儒學教諭考禕博學有文行最為世所推重國初由儒臺校理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漳州二府召脩元史為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奉使雲南以節死妣何氏君幼孤鞠于其兄綬讀書慷慨有志操見史傳中有以功業文章名世者輒慕之稍長從鄉先生翰林承旨宋公景濂游宋公教以為文章即能馳騁變化議論鑿鑿出人意表宋公亟稱之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一時流輩亦皆以為不可及然君不自以為足益搜閱經史下至諸子百家考索無遺居家事親孝與兄相友愛母病奉湯藥未嘗去左右夜臥衣不解帶及母卒哀毀不能勝未幾其兄又歿君築然單居然君學問亦遂成名聲籍籍於人矣洪武辛未蜀王方未士有以君國初名臣子其學行文章

有林下時遂遣使以幣羅君既至蜀王見之喜甚謂
長史黃友義曰王微士不遠千里而來卿宜善為館
穀復作詩以賜之因命為成都府文學使得朝夕見
君念待制公死節雲南遠在萬里外乃請于王乞往
求遺殖王閱其情許之為資給其行既至訪其所在
不可得哭泣悲哀不能置迺作滇陽慟哭記以述其
志既還蜀王復賜以冠服及帶所以禮遇之者益至
蜀人以君受王知遇之厚皆相愛慕自藩閩諸司大
臣無不敬禮者歲戊寅閏五月給事中徐誠監察御
史黃凱復以文行共薦君君遂入拜國子博士其時
四方賢士皆來集京師君復與其知名者相遊處其
文章益工而名日益盛其位將益顯以大而君竟不
幸以疾卒于金陵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一時庚辰十
二月十六日也君平生志行脩潔性寬厚善於取友
有與之契合輒傾意以接之人或相忤亦不與之較
常曰吾於坦懷接物虛已納人庶幾有焉所奉素倫
薄居家亦無所矜飭酷嗜著述每夜孤燈獨坐吟詠
多忘寢食雖祁寒酷暑不少變至於體懃力疲而猶
未已也為文章泓涵演迤豐蔚雅贍稱其家法尤喜
為五言詩冲澹古雅有陶韋風致所居四壁蕭然無

華靡玩好之物惟經籍滿架而已娶丁氏曹氏子男
四人穆稔稔稚女一人孫男一人淵君既卒之明年
三月稔以君之喪歸塋義烏之崇德鄉青巖里象鼻
岡又明年復狀君之行來請銘余與君交既厚而相
知為尤深每與君聚會極論天下士未嘗不慨然興
歎知君之所志者遠蓋所謂碧落奇士也惜其壽不
及中年而遽止于此可哀也君所著詩文有繼志齋
集三十卷平生所交游文章豪傑之士甚衆或以事
先卒或仕宦散處四方無能為君發其幽光者然則
非余其誰銘銘曰學足以嗣其先仕足以行已志有

昭此立百世之遺

吳尚書傳雲

李尚寶 應禎

尚書吳公雲字友雲宜興清泉鄉人世業儒父仲傑
仕元湖南財賦提舉公少有文行為國子生同輩皆
推重之國朝洪武元年

太祖高皇帝遣魏國徐公北定元都魏國以禮敦遣公
赴京是年九月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改陝西渭南
縣丞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拜
刑部尚書六年出為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八年

坐事被逮至

上重其才即拜之時以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特命公
往使諭之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
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
遠人卿能為朕作陸賈乎公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
之第彼恃 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
從興師未晚

上然之遂遣公行會梁王使其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
漠北為大軍所獲械送京師

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
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
是說公改易制書共給梁王公不從欲殺之適梁王
亦遣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辨髮往見公曰朝廷念雲
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勅招降汝輩今反
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為汝屈遂被害
既而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
雲南竟入版圖朝廷始知公之死適其子散亦以其
事來自乃命馳驛奉視歸葬而許散為國子生散貧
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即葬江夏縣金口鎮歲久
遂占籍江夏公四子其季承永樂初由歲貢生除交

位安遠縣知縣今會孫曰志高玄孫曰鳳翔家貧
不振應禎往來宜興知公之名久矣及官南京兵部
以公事過湖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將謁公墓已舉
為田居人莫肯言者蓋其家亦貧故不祭掃者已久
莫能辯識於是求其地契則與家藏誥食及遺書俱
燬于火矣為之歎息不已獨嘗考論公之為人於學
士大夫及鄉之故老得公使事為詳重其伏節死義
可以為世道之勸輒書而為傳後必有白其事于
朝者則公之名當與金華王忠文公並傳于世也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一

叅贊軍務高巍傳

高巍山西遼州五指里人也性倜儻尚志節事二親
以孝聞洪武十五年壬戌願入太學為時劾用十
七年甲子詔旌表巍孝行之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
左斷事乙卯秋八月上疏欲懇河南山東北平兵後
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太祖嘉納之是年以斷決不稱旨當罪以議賢發貴州
都司關朔嶺千戶所充軍仍許以姪代役洪武三十
一年戊寅夏五月宮車晏駕建文君受遺詔登位歲

上乘意伏願鳳凰至而諸禽盡騰出而百獸鳴
之類微尚知有主而飛鳴以賀何況人臣靈於萬物
者今我

皇上龍飛九五鳳曆初春謳歌歸向四海會同臣懼忻
踴躍如流水朝宗而不能自已也於洪武三十一年
六月十二日遠聞聖詔頒告臣民於本年閏五月十
六日恭依

太祖皇帝遺詔嗣登寶位以代理萬機之勞天下士庶
臣民萬口一言齊聲共賀喜賀

太祖皇帝禪位以嫡長大居正也使聖子神孫本宗百
世為天子庶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法漢
唐之祖祖訓一定後王永法繼繼繩繩於千萬年也
微臣才力疎短文詞鄙野何足以頌祝聖代宏軌之
遠末復引大雅下武之詩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
萬斯年受天之祐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
遐有佐以寓忠愛之誠次年為建文元年魏上書陳
情乞放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應詔求賢
舉薦禮送京師吏部升欽以魏為成關朔仍發還本
所先是

太祖封建諸王分封秦楚燕齊湘宛寧遠谷代慶肅諸

地勢處地大難制上書欲弱藩王之權使下無背叛
之心上無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若曰臣
借漢為喻皆漢高帝提三尺劍起布衣推強秦滅暴
楚以定禍亂憫秦孤弱而已遂大封同姓荆王貫楚
王交代王喜壽王肥淮南濟北分王天下之半漢高
祖遠慮莫不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想遺文景不
治之痼疾哉故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大瘡
一服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平居不可屈伸
後雖有扁鵲不能為矣故發痛哭流涕之嘆其欲削
弱六國之意不言可知矣賴文帝寬厚長者含忍容
之是以吳王下朝賜以几杖以折強悍不臣之心厲
王長謀反廢處蜀郡罰所當也而不先有尺布斗粟
之謠以累文帝之德此往事可鑑也其後景帝寬厚
不如乃考又遇晁錯恃才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
之禍非文帝遺命托將得人民心輔漢又遇趙涉遠
說清池指示之方幾危劉氏之社稷則晁錯不能辭
其責矣書哉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
位者數年故不先中伏者有流矢危然後定我
太祖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群臣並起亂飛淮南安州群

大率東在西北流一區宇中國既定機務四夷命將征討高者九重神謀聖策所向克服海外之國三皇五帝所不能臣者皆來臣服莫不納貢而物職焉雖因天與人歸實賴我

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

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宗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孤秦之陋於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人當關萬人莫關其人悍勇西徠土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棄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之地廣畜羊馬其土地之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遠金元籍之而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濟兗寧遼谷代慶兩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

然

太祖皇帝之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潭湘對分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遠谷代慶肅等府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地而小其城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

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親之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供稀罕之物并京製嘉穀美味命使臣頒送之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會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朕者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膺其四夷之患

人身之疥癬膏肉之患人身之腹心也疥癬之疾有時而搔癢膏體今良醫而備妙藥一掃之而平復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解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以脛腰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為譬今我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臭而口好甘其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撓亂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五臟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失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諺曰家不和而隣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脩身齊家為先是以堯之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翼亦必先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則孔子所謂身脩而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孟子言樂斯心加諸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是年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

太宗不自安舉兵靖難魏復言臣聞成周之時管
蔡監殷以叛成王命周公往討之以周公聖人之全
才率武王伐紂之大衆取二叔所監之小國如反掌
也而周公緩攻徐戰者非兵不利而戰不勝聖人之
心以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
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不至於不得已不
用也故必待三年之復而滅絕之其初豈不欲二叔
武庚自悔過而投降耶觀於東山破盞之詩可見矣
今

皇上命大將率大衆而往討之其藁爾一隅之小國固
易破也今我

皇上若恐傷生靈損折軍將况彼之軍民即

皇上之軍民以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豈忍赤子肝腦塗地乎臣願奉明
詔或咫尺之書庶當披露忠膽大陳義禮之詞對衆
明以天命曉以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離散之
懼使各罷兵而復守分土從則著我

皇上英武之威德不從當盡臣子之節義惟有古用立

那令其掉三寸之舌下海七十餘

城魯仲連備只尺之書燕之軍將見者無不涕泣
無二子通變之口才頗有二子破燕齊之素志惟在
我

皇上用典不用聽與不聽爾疏入差充參贊征虜大將
軍曹國公李景隆軍務魏以為可說而下也詣北軍
上書言臣聞世之所謂丈夫者蓋以其能為國家排
難解紛上足以安國家下可以福黎庶而無一毫微
利干譽之私爾臣博襟朽材年近桑榆遨遊山野經
史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攘竊之虞感荷

皇朝之賜厚且深矣臣雖無丈夫之才頗有丈夫之志
素慕仲連子房之為人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
朽也迨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高皇帝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蓋欲使
聖子神孫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上法
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祖訓一定萬世永賴我
聖明天子欽遵遺詔嗣登寶位龍飛之初親布律
之政下養老之德天下咸感美道考地莫不願立於
朝而忠於其君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主外有骨肉
親藩二帝三王之所稱也豈特此為世磐石之固也
時不意竟有

師竟不知其意何法本在明諸臣夫者導之以德武
者奮之以勇皆謂執言伏羲以順討逆焉有不勝取
北平如反掌擒大王如拾芥正所謂徒能料事而不
能料人臣寄跡巖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所以挺身
自投願效一策蓋以爲一二人之愆而傾覆百萬億
之生靈露宿風眠被堅執銳嗟咨滿野肝腦塗地孤
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
之災是豈仁智者之爲哉臣以爲動干戈執若和解
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
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所以得奉

聖天子明詔置死度外未見

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

太祖皇帝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豈有要求於其間
哉且老子云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之秦以智力
求不能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皇帝乘胡元胤極思治之機提一旅於鳳陽揮三
尺於馬上兵不血刃帝卷長驅群雄斂跡奄有華夏
是豈智力之所能實應乎天而順乎人也是以既即
寶位立綱陳紀奠安華夷分茅胙土封建子孫欲其
藩屏之固而外安戎狄其神謀聖算爲天下子孫萬

年之屬也以此大王之賢者將來

先帝聖訓不為不熟夫夫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為仇敵其為

先帝之累為何如哉嗟夫昔周公聞流言之謗即避位居東若使大王始知謀逆者擒其逆賊或械送京師或戮而奏聞若聞疑謗之言或解其護衛甲兵或質其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邪離間之口如此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侵襲疆宇所以任事者得藉其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名也臣獨以為不然殿下欲申伊尹之志行周公之道雖然豈不聞孟子有云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臣愚過慮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眾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於

先帝不能辭其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古之用兵若孫武者豈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薊爾一隅之地較之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為奇

老子又云嘉兵者不祥今計大王之將士東戰西伐
馬無定足殆亦疲矣况朝廷驅天下無限之師大王
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得心之士大約不過三
十萬衆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
衆異姓之士寧可保終身周迫而死於殿下乎蓋軍
將屢戰則疲疲則離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以臣之
計臣躬奉

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為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
未嘗不灑泣流涕今大王若信臣言以臣為質備述
情由以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寬宥

大王擅興兵甲軍民將士脅從之罪用脩親親之好
則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亦安安矣如其不驗臣願烹鼎鑊
甘無戚色不然大王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捐一國
之富輕謀淺慮爰及干戈走風塵冒霜露恃區區之
小勝忘親親之大義以寡敵衆以弱敵強而為此僥
倖不可成之博者臣又不知其孰優而孰劣也况

太祖皇帝大義未終善與師旅恐與伯夷叔齊太伯仲

雍來仁讓國之善者有也足矣

辨地之心天下靡不歸之朕下不無其本之議幸而
兵勝得成故中 大王之許後世公論之士以
大王為何如哉倘有蹉跌取議萬世於是時也追復
愚臣之言可得乎伏願 大王再思而審處焉書上
弗聽魏又假周公之說援引詩書反復數千言若曰
殿下論親親最賢最長即我朝之周公也當存周公
至正之心毋惑他人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備
使無一豪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內輔朝廷
外屏四夷則周公制作之功不得專美矣推我
朝基業同周室

太祖皇帝純德同文王

太行皇后慈惠同后妃今殿下才美同周公輔我

皇上守成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魏白髮書
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象

太祖皇帝教養無所補報况昔朝廷勉厲風俗於洪武
十七年已旌表愚臣孝行之門臣竊自負既為家之
孝子不可不為國之忠臣死忠死孝臣素願也故敢
披露忠膽大陳義理之辭惟願

皇上與殿下各棄流謗之言和好親親如故罷兵息民
臣之忠義既盡如果賜死於九泉之下得見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聞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再
上講解數四終弗聽魏復歸景隆軍上長征四十二
韻景隆 駐德州出師敗績魏遂與督餉來攻鐵
鉉南行道出臨邑誓酒同盟起集民丁與徐將軍盛
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協同固
守濟南辛巳夏五月靖難師攻圍濟南不下越三月
圍解北兵敗而北捷聞會宴于水心亭魏為賦詠以
紀其事既而從征晉陽鴈門等處北兵復長驅未幾
渡江克金川門

太祖即真魏聞自經于驛舍贊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而安平君以一日復之魯仲連天下士也當時諸侯
皆莫能用卒蹈東海齋志以歿天下事幸不幸焉而
已雖然靖難之興天固有以啓之豈謀臣智士所能
遏邪

鐵石昂傳鉉

宋僉事端儀

鐵石昂名鉉鄧州豐和鄉人幼處州校聰敏邁倫既
入國學華問益大除禮科給事中遷五軍都督府斷
事官

高廟每試以盤根錯節知其能善而字之曰昂石凡法
司有疑獄未決多屬鉉以成建文朝擢山東布政司

泰政二年乙卯秋肅清難兵起建文命曹國公李景隆
掛印克征虜大將軍帥師百萬往征駐劄德州命山
西河南山東三路給餉是年十月景隆進圍北平城
連敗績于鄭村填等處明年四月師再進又敗績于
白溝河北兵乘勝追襲鉉時主餉在行與叅贊遼州
人高巍並轡南奔以夏五月五日道出臨邑誓酒同
盟起集民丁同徐將軍盛統兵高僉事宋叅軍張都
統王太守王檢被諸臣固守濟南是月十六日北兵
臨城欲誘降之鉉令軍民堅不肯下攻圍三月
時或出兵討捕互有殺傷已而以計焚其樓櫓擒獲
其巨寇之尤姦者北兵知有備且虞援兵至遂夜遁
捷音既聞使使賚以金幣并誥封三世其父仲名毋
薛氏年皆八十生膺寵命當世榮之時李景隆以敗
軍召還命歷城侯盛庸掛印代之鉉趨朝謝恩蒙錫
宴餽肉凡所建白皆如其言陞山東布政使不數日
拜兵部尚書叅佐盛庸凡運籌策申軍政會糧草主
將多倚藉之北兵既
滄州以十月晦虜帥臣徐
凱復
鉉專城守濟南庸帥兵往來那博間北兵
以鉉故不敢近濟南徑趨東昌辛巳春由夾河還戰
藁城遂畧彰德真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河汶上

直抵靈夏北兵副將陳暉平安等遂渡淮虜大軍亦
連敗績自是不踰月京師平執鉉以八月朔至京師
故老相傳云鉉傳見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

時年

三十七十月十七日也

另福安年十二三發充河池千

戶所軍

曹國公傳李

同前

國音
盾需
國威
穀者

十餘萬石公同知府况鍾奏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
許團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
各縣於水次置國騙團聚一處糧長一人總之名曰
總收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國每國設糧頭國戶各
一名管收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
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道
等倉遠運正米一石支與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
以次定支置立綱運文簿聽其博議等項費用填註
回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院曰餘米次年餘多令加
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餘依前撥運外猶有附

餘令各縣進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進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開納口糧秋成不還其賑濟農民每歲插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成隨糧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不還者不復給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船民則自行顧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

曹國公名景隆字

先世家泗州盱眙縣祖父禎

駙馬都尉尚曹國長公主父文忠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年四十六卒景隆洪武十九年襲父爵初文忠以武功佐

高廟成大業酷好文事景隆少小即使之讀書友儒生而景隆亦謙讓好脩禮賢下士不為近臣貴戚之嗜好嘗手錄御書體爾爾祖忠孝不息之訓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又以春風和氣名其燕處之室皆命方希直為文發揮之當時非惟老臣宿將歸心而韋布士若天台林石輩皆樂與上下其論偉然為一時儒將

文廟在藩國舉請葬之師既執北平都指揮謝貴及布政使張禹

兵出近郊廷臣齊奏黃子

澄張統等益堅與兵之策僉謂六軍宿將親而且賢無踰景隆乃命景隆排征虜大將軍印賜通天犀帶即日推輪送之江浙時長興侯耿炳文歷城侯盛庸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楊松潘忠甯忠顧成都指揮平安駙馬都尉李堅及徐凱李文陳暉等皆屬景隆軍景隆帥衆濟江涉豐沛之墟進屯德州徼山東山西河南三路供餉是年八月漸移北地前鋒將楊松等敗績于雄縣耿秉文敗績于滹沱河吳高所統遼東兵亦敗績于永平十月景隆圍北平城連敗績于鄭村埧等歲明年四月整師再進仍號百萬又敗績于白溝河景隆與督餉參政鐵鉉退保濟南時鉉備禦有策北兵攻圍三月走襲滄州於是召景隆歸京師以盛庸代總大兵陳暉等副之而命鉉為兵部尚書參佐軍事景隆既還居位如故北兵臨江急命景隆輔潭王守金川門

文廟至景隆等開門降是年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大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

承襲賞錄四百兩絲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奉先
重備

高廟實錄都總裁官

忠誠伯茹公言行錄序

茹瑞字 湖廣衡山縣人由國子生歷仕洪武建
文間官至兵部尚書加授奉天朔運守正文官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
一千石致仕于家

御製大誥曰諸進士監生立志成人特以目前居官有
效者指示而激勸之如通政使燕瑄左通政茹瑞戶
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逵皆同時由進士監生而
登顯職各官乃能率職以稱朕心其操也恪遵先聖
先賢之道故能伸於羣職之上惟夙夜在公而已所
以其家稅糧不供差徭不役有司吏卒無有登門者
其各家祖父伯叔年高者朝涉田園以為樂撫兒孫
以為懼或有居市者隨其所以而遂其情上無科差
之擾下無傳里相欺之患如此指示諭之

封忠誠伯券文曰咨爾兵部尚書茹瑞威嚴山王器
宇淵深純德不回秉心無競昔受知於

太祖遂列位於上卿三聖納言夙夜惟允一冠御史相

府生風既轉青宮又領司馬二十餘年恩寵如一
以

太祖有內外一人之語朝廷有中流砥柱之褒而卿能
特立自持念

太祖恩澤之在躬以社稷安危為己任非仁義不談以
忠亮自守推誠竭力品物咸熙令聞昭著於四方乃
心惟在于王室爰嘉爾績簡在朕心

南方以衡嶽為宗衡嶽鍾靈篤生茹公由胄監而登
顯職以文臣而封伯爵夙夜在公及其告老而歸優
游衡嶽餘十五年是固我

祖宗保全功臣而亦茹公明哲保身所致也

公幼時嘗掃書室題詩云此室此室常不掃看看徧
地生塵草丈夫馬事一室間我欲掃之天下好及謝
政還家又有詩云三十餘年喜治安兩朝深賀

聖恩寬才微愧食千鍾兼位重叨承一品官

帝命歸來全出處神靈呵護賴平安結茅衡岳依松竹
晚節清風耐歲寒並衡山鄉賢錄

國朝著令中外文武大小百職事服勤在官者賜復
其家有年矣而行能卓異簡在

帝心者并其曰稽古於一切租稅悉蠲之歲歲前事未

有於是在通政使司家衡山若故君美兄弟瑛三
人者感恩不遠湖海數千里請闕謝焉

上嘉其知德所自也溫慰至再且謂爾楚有人矣今年
春正月陞辭復賜中楮為錠者十仍勅光祿賜內法
三尊筵三几偕瑞齋詣其門以飲餞之斯殊渥也真
千載其一逢哉先是茹公過予請曰瑞愧予早失怙
恃自鼓篋賢關侍從

上前逮進今官曹何涓埃少補惟先子素心教育期事
揚顯訖實志以沒而故有譜牒亦干兵燹叔父來告
以厥故幸克記憶封始祖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從

正令今衡山即仕為家至瑞兄弟六世矣

茹氏諸老薰香乎儒林而餘芳所鍾在公乃羽儀乎
天朝幸哉

皇上覃恩所暨美翁之來家乘記憶之得皆非偶然者
並劉三吾文集

少保兵部尚書茹公瑞薦公才可大用遂奪情起復
曾孫撰傳懸陳公治墓志銘

惟公衡欽美華

聖朝貞刻器宇淵深履履王立當漢武之初年領黃門
之要職史如遊於

高生為東華於京師為府青官屢著茂勳每臺司馬益
隆嘉績台翰重調變之寄伯曹任人臣之極非在義
而不讓以忠亮而自執令聞昭著於四方乃心惟在
於

王室內外一人之語既被獎於綸音中流砥柱之業亦
見收於史筆全壽考於令終等明哲於古昔都御史
謝綬祭公文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二

司業劉公言行錄

尹侍郎直

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舊名楚元李鄭舉國初改
今名杜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年六
十一公賦性仁孝純厚穎悟絕人年五歲誦書日記
數千言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雞聲因命為
題公應口成一絕末句喚醒人間胡蝶夢幾看天上
火龍飛世父驚嘆是子他日必大用遂食無火龍筆
作文手為數裂而力學不廢年十六被徒他邑十九
游南陽時善賦者稱十才子見公製詩每讀為先列

將者嘗以爲被龍溪山長公曰吾無事者歸而後曰
命吾不爲也至正丙申應鄉試報捷者至公道有曰
中摘采歸悵然泣下曰始二親爲我勤苦奈何奉不
及兒時天下大亂州城陷家蕩覆避地無處無以爲
生會言

皇明開基四方以次平定公以繼明行備薦居先奉天
嚴擲中職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總部事未嘗鎮江
人糧鎮江多公侯田土往往掣肘公歸來之得旨令
民異未幾命往廣東買馬得五百八十四匹又明年
往山東點視驪遠萊州相視遺風海船時天旱冰凍
衝冒風雪跋涉水陸凡四閱月以訖事聞在兵部幾
三載陞北平按察司副使北平當元故都新造之初
公持憲綱靜以臨之考覈屬官以廉慎爲先讞獄必
求其生而不得乃付之法受罰者亦自以爲當罪而
不怨作興學校刻石立禮部學規榜示府縣勿以差
後溷諸生而廢學考問風俗立宋忠臣文天祥祠於
大典縣學之側以宛平驛事繁馬少遂損僻路分添
設走道及設法閔防賣益退引禁沽影射私益爲政
裁畫有方卒多類此

十三年春徵拜禮部侍郎既拜今日稽古典惟立惟

清

上嘉之以其文學雅正勅撰滕國公頌時海國公吳禎
神道碑及撰申國公鄧鎮襲封誥詞等學士景濂嘗
觀其文嘆曰此司馬遷之文求之今世蓋未有過之
者而於詩則尤所推讓夏四月命公攝吏部尚書時
侍郎陸某以察為明公一處以寬銓次不苟藻鑑不
失五月以災異迭見命公致仕

十四年三月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繼見見
則必燕語移時夏四月得疾遽卒

上悲悼因言劉崧前日徵來朕恠其倏老朕命教國子
將以作成我公侯子弟以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即命
有司治殯歛諸費皆官給遣御史唐壽諭祭其文首
曰卿有學有行嗚呼

公所居室弊半覆以茅嘗欲更之未能則曰令後世
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
有所增益在北平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為鼠
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
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遣
還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藏方俸廩易得白金九十兩
封託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

而已公亦不復問

公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三十餘帙而職方詩集行于世並劉壘撰行狀

洪武初為北平按察副使止攜一童赴任每夜焚一燈坐一榻讀書五鼓即起視事時當兵革後招徠逋逃慰安反側務寬厚以存大體民甚賴之大明一統志

尹直贊曰世否則匿世治乃與歷司兵署憲副北平孤燈弊衾孰如其清進貳宗伯尋攝天卿退而復起持贊司成有學有行終始哀榮

寧國知府陳公言行錄

同前

陳瓘字同故江西廬陵國初仕至寧國知府公幼孤事母孝既冠瞻元綱日壞寇盜蜂起遂募義勇保障一鄉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強禮致公與俱至九江睹陳氏不足有為去之甲辰春

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聽納擢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陞禮部郎中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北征公贊軍事既克秦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事遣使勞之命總制真州軍事

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下車首詢民隱興利除害增
備先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教俊秀士習一新百廢
皆舉為條格革兼并之俗覈隱欺之籍朝廷取其戶
帖一事行之天下

宣城民田濱江化城等十六圩故隄峽薄遇衝決則
水傷禾稼歲以為患公親規畫築隄廣厚加舊數倍
又伐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于今賴之

宣城諸邑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有發其事者
公念此特脩故弊耳賜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
視邑廩蓋俾得為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有強
盜四十八人以劫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其詞曰此
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挺引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四
十八人俱死坐先取者一人餘從減論

公風采凝峻人咸畏服為治寬厚崇禮教三年政化
行焉既得代民不忍舍代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不
讓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

公秉行清介重義輕利洪武四年以謁告歸省被召
至京師未命卒于旅次年四十有七

並揚士奇撰
墓碑

尹直贊曰偉哉陳侯蚤負鉅志遭時孔棘莫我敢肆
識天所與曰予依歸軍門獻策撥亂濟時惟

聖嘉納推置幙府有才有識禪文贊武出守圻郡視民如傷蘇疲興學百廢具張政化大行民弗忍釋代者鑒觀守而勿失

吏部尚書張公言行錄統

同前

張統字昭季號鷄菴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人洪武末仕至吏部尚書死節

鷄菴以明經舉歷官雲南布政司右叅政尋陞本司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之貢賦法令之條格祀神之壇祠公署之廨宇與夫上下典禮公用程度一一皆所規定民夷心孚遠近奠安洪武二十年三月入覲考其功能為天下第一深見獎諭還任三十二年陞吏部尚書三十五年聞靖難之師入金川門自經于吏部之後堂

此傳不知何人作揚都憲叔璣嘗錄張公行移一冊卷末附錄此傳疑是括蒼王景彞所作也近得此傳僅半幅而不全篇首僅著其姓字與鄉里篇末僅著其死節之所聞其遺文亦多是要南所錄本從簡直類其為人而深恨不見其全柱成曾說友人揚一清訪而來之迄今數無所報今特錄其不全者奉去一覽尚書張公言行錄

揚文貴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修未幾有旨諸
編纂者遂赴部議文章事考第高下與家之禮書統
讀其書來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
也以高第一舉授觀其府審理案牘由是著為後果
天用知人之鑑張公有志寒暑變遷職里居
尹直贊曰赫赫大宰其氣桓桓要舉明經歷掌法書
干戈甫定百廢具完民夷信服遠近莫安課最第一
道統百官品裁允當知人匪難靖難師至智力已殫
自經自靖節重泰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侍中許公言行錄觀

同前

許觀字直隸貴池縣人進士第一洪武末歷官
禮部侍中死節

觀洪武辛未會元狀元官至禮部侍中死於忠舉家

溺死池州府志忠臣類

嘗觀人之為學平居無事坐言其志曰我欲為忠臣
為孝子及臨利害遇事變則所行非所知所守非所
學君子則不然必欲得於已而後行於人行於進而
後行於退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詩曰刑于
寡妻王綱是歟前禮部侍中池郡許觀早讀聖賢書
學聖賢道推冠天下位亞宗伯其所以得於已行於

人者有素一旦我下公亞示斷其故之歸念已亦於

太宗末皇帝舉仁義之師肅清內難後受德兆推戴以
正大統在廷之臣莫不攀龍附鳳而觀獨念其平昔
之過畧不計其後來之榮寧赴江流蓋魚腹非所學
有得而舍生取義者豈能然哉妻及二女念事至此
亦投秦淮而沒而非身能行道而行於妻子者又能
然哉第恐史官諱忌不書使其一門忠卍特日泯焉
無聞惟閣下生觀之郡觀觀之儀詳觀之事宜作傳
一通以補郡志闕畧則往者不泯來者受教而彰善
之義不明有及哉昔張處之死韓愈得于嵩之言於
張籍而其傳始備段秀實之死柳宗元君邊上教
老卒吏而後得其詳以告史官韓愈今觀之死與張
段同一善道而閣下同其鄉觀其儀詳其事比愈之
得於他人者實相倍蓰後有遷其人者包羅古今成
一家言欲紀觀之事微諸是傳豈不贊于徵荆柯韓
信於夏無且淮陰人者邪教後某議與柯憲使遷

洪武末觀為尚寶卿聞靖難之師也渡淮奉命起上
游之兵以入援兵至湖州府聞靖難師已駐金川門
哭于江上謂其友柯暹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肯受辱
暹招其妻之江上趨明日其家僮有京兆來言執政

夫亦有禮堂欲推戴者索傳國寶本得或言許尚寶
已走上海越兵夫因命執其妻夫配家奴家奴叱其
妻出金銀釵釧之類持之市酒有欲飲合歡之費其
妻俟家奴出與其女及家屬十人俱走淮清橋下死
柯暹為之作傳載其事甚詳柯之子天順戶為湖廣
縣知縣予嘗詢觀死事其言皆同索其文則不肯出
許觀元待制黃呼門生其節義無愧於其師自古女
婦之死節者多矣然未有若許觀妻女之烈也豈可
使之泯滅邪

並何司寇喬新回尹直書

予嘗致書司寇何公詢及名臣言行公復書以張家
宰及許觀死事見示但謂許尚寶與予所考淮
州府志稱侍中不合而黎擴之書以許之妻女亦投
秦淮而沒則與柯公謂赴淮清橋下死不同然秦
淮清同一汨羅之水耳蓋不足辨至謂尚寶卿豈許
嘗歷官尚寶而人呼之熟邪許尚寶武二十四年
魁至是十年豈止官尚寶而侍中正其增次尚書
之員當以侍中為是惜柯之傳不載于志豈柯欲為
之傳而未果抑已為之而柯之子終以忌諱匿而不

肯出邪

予直書曰然則許尚寶有師承承元及寇歷武春知

國吏斯棘奉檄與妻未入獲世志變更有度廉
志節剛貞痛哭江上招覓以盟維妻與女果不苟生
遽卒十口投死淮清身隨家頌上友屈平貞節烈義
今古同稱孰紀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著
知縣顏公言行錄 伯瑋 周前

顏伯瑋諱瓌字伯瑋以字行江西廬陵縣人洪武末
任沛縣知縣死節年五十

顏氏為廬陵詩書家胃出唐太師魯國文忠公居鄴
城為忠簡胡公故里元至順壬申有諱洗者由鄉貢
進士辟憲府史死節廣東伯瑋之先世也伯瑋聰敏
介直能文辭洪武己卯詔郡邑徵賢良有司以伯瑋

舉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而南北構兵官
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布置有方民
趨事赴功不敢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擣濟
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退伯瑋設法招來之民復
業如故秋九月有旨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
千人築土堡以備禦尋調三千益前軍所存二千皆
疲軟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邑伯瑋遣
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
攻益急伯瑋呼弟珏暨次子有為曰兵勢盛孤城無

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環既為人
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為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
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
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
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吾徒雖死可無憾望采
民艱達

聖明漏下二鼓報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其冠
帶升堂南望拜自經子有為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
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濟寧喻
月還沛詢邑人知伯瑋父子死已為胡先埋瘞二十
二日至徐道其故伯瑋於予為同郡沛於徐為屬
邑予家居時知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於族姍
鄉鄙稱其六行無異辭故為郡守縣令所知以其名
聞及為沛邑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牀
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予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
之得賢長吏期其遠且大也嗚呼竟止於斯耶夫人
莫不有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
之難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
危則亡之若伯瑋以藐然之躬寄百里之命其平居
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賦詩述情其賢於人遠哉奉政

太宗皇帝舉師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度不支不出時惟一子在側伯瑋預送之出走遂入衣冠南拜自經其子不忍去父復還父已死亦死之事吳國史僕與伯瑋有故過沛悼之情見於辭焉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酌立墳何處是離離芳草淚空垂

楊士奇挽

父子捐生總蹈危精魂常與日光隨縣南荒墟遺民識地下丹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後賢師古今載筆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劉球和韻知縣顏公墓在沛邑南關公名瓌素以學行稱洪武末由明經授知縣民悅其政

太宗靖難之兵壓境伯瑋父子同日就死邑人義之遂歛塋焉歲久塚平人莫能知正統初監察御史彭勗巡教至邑詢於致仕戶部主事孟式得其塋處乃令有司起墳立祠而祭之

彭勗撰墓記

尹直贊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顏侯宰沛百里堅守孤城矢死無二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子亦刳死父為忠臣子為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

惟忠惟孝照耀青史

王府紀善周公言行錄是脩

同前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間歷官衡府紀善卒年四十有九

是脩少孤貧自奮于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訓導陞辭

太祖高皇帝問曰汝年幾何頌首對曰年四十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

帝善之擢為周府奉祠正踰年徙玉山遊漢北渡黃河歷太行東北邯鄲過趙襄子故都為文以吊古情極豪邁又北逾涿郡過燕都出居庸關抵黑山觀蘇李之遺跡訪衛霍之故蹤一時豪氣橫放襟懷盪滌思若湧泉應教作賦援筆立就至限以十步而遽成七言四韻奮然以古人自負以志節自與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貞烈死節之事聞見所及史傳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錄平生所著類編論語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及詩譜集義三卷補常經卷十二卷通言四卷家訓十二篇詩

文十條卷五 漢書卷五十四 卷五十四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
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脩纂輯林數諫論
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撻折
之是脩屹不為動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
脩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
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
也又明日臣民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

是脩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
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
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常締思援筆立就
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汲
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少長貴賤
皆樂親之明於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純皆知
當世

是脩之學雖問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
之而不徒記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

尹直贊曰或謂是脩屠龍地可以死可以無死
竟行其志焉彼皆全軀保妻子方籍口者與古
欲圖後功以飾恥然則自靖自獻確乎是脩之素守
食祿盡心大哉

文皇之卹旨嗚呼舍生取義是脩有以

重脩脩譔王公墓記

叔美

周知州 瑛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脩譔墓在焉脩譔故台州人
姓王氏名叔美字原來有氣節仕建文朝為文字官
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來募丁壯廣德遂自經而死死時嘗自
為贊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
於來世又自為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
事君父自
過愆有志未及竟竒疾忽見纏肥甘
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
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
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尋有
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為上其所

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適置不問初原來將死以
書抵祠山道士盧希年曰可墓我祠山之麓希年奉

收塋之蓋原來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後事正統中
少師楊公士奇始為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脩撰
公原來之墓且為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
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
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
桐山之藏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其來歆蓋原來嘗
薦楊公建文朝久後事定故及此原來死無後墳墓
陵夷鞠為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瑛
初為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諸縉紳及官廣德嘗
以特羊祭於其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為詳云
原來入廣德未幾車駕渡江郡人皆出走原來募丁
壯番上遇兵部尚書齊泰來奔皆濟歸原來以齊為
二令州人執之既至告以故其夕原來引決原來死
時年未四十蓋其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死不亂良
由有所養非若一時忙迫失據計出無所而自經於
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無後而為
脩治其墓拜述其事以告後人或議之曰原來建文
臣子子不為諱而表章之非罪耶瑛曰不然也自古
忠臣義士各為其主耳原來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
若仕於

太宗朝其忠於

太宗也必矣况兩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為四時
禽鳥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
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予之言是也嚴雅有石
其鏡諸